庚溪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庚溪詩話
作者：陳巖肖　宋

宋陳巖肖撰。巖肖，字子象，金華人。父德固，死靖康之難。紹興八年，以任子中詞科，仕至兵部侍郎。此編記其於靖康閒遊京師天清寺事，猶及北宋之末，而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，孝宗爲今上皇帝，光宗爲當今皇太子，則當成於淳熙中，上溯靖康，已六十年，蓋其晚年之筆也。卷首先載宋累朝御製，附以漢高帝、唐文皇、宣宗三條，次卽歷叙唐、宋詩家，各爲評騭，而於元祐諸人，徵引尤多，蓋時代相接，頗能得其緒餘，故所論皆具有矩矱。其中如趙與旹《賓退錄》所稱虞中琳送林季仲詩，殊嫌陳腐。又厲鶚《宋詩紀事》，摘所載蔡肇睦州詩「疊嶂巧合丁字水，臘梅遲見二年花」句，實爲杜牧之詩，亦閒舛誤。然大旨不詭於正，其論山谷詩派一條，深斥當時學者，未得其妙，而但使聲韻拗捩，詞語艱澀，以爲「江西格」，尤爲切中後來之病。至遺篇佚句，綴述見聞，亦閒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。宋末左圭嘗輯入《百川學海》中，但題「西郊野叟」述，而佚其名氏。明胡應麟《筆叢》據中閒論皇太子作詩一條、自題其名，始考定爲巖肖所作。然吳師道《敬鄉錄》已云巖肖著《庚溪詩話》，具有明文，不待應麟始知矣。

卷上

藝祖皇帝嘗有《詠月》詩曰：「未離海底千山暗，才到天中萬國明。」大哉言乎！撥亂反正之心，見於此詩矣。又竊聞上微時，客有詠初日詩者，語雖工而意淺陋，上所不喜，其人請上詠之，即應聲曰：「太陽初出光赫赫，千山萬山如火發。一輪頃刻上天衢，逐退群星與殘月。」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，及上登極，僭竊之國以次削平，混一之志，先形於言，規模巨集遠矣。

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，暨登寶位，尤留意斯文。每進士及第，賜聞喜宴，必

製詩賜之，其後累朝遵為故事。宰相李昉，年老罷政家居，每宴，必宣赴坐。昉獻詩曰：「微臣自愧頭如雪，也向鈞天侍玉皇。」上俯和曰：「珍重老姬純不已，我慚寡昧繼三皇。」時皆榮之。蘇易簡在翰林，一日，上召對賜酒，謂之曰：「君臣千載遇。」易簡應聲曰：「忠孝一生心。」呂端參知政事，上一日宴後苑釣魚，賜之詩，斷句曰：「欲餌金鉤殊未達，磻溪須問釣魚人。」端賡以進曰：「愚臣鉤直難堪用，宜問濠梁結網人。」既而端遂拜相。君臣會遇，形於庚詠，此與唐虞賡載，事雖異而意同也。

真宗皇帝聽斷之暇，唯務觀書。每觀一書畢，即有篇詠，命近臣賡和，故有御製《觀尚書》詩、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孝經》詩各三章，御製《讀宋書》《陳書》各一章，《讀後魏書》三章，《讀北齊書》二章，《讀後周書》、《隋書》《唐書》各三章，讀《五代梁史》、《後唐史》、《晉史》、《漢史》、《周史》各二章，可謂好文之主也。

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，尤以斯文為急。每進士聞喜宴，必以詩賜之。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：「寒儒逢景運，報國合如何？」言宏大而有激勵，直旨也。山東李庭臣嘗言：「瓊管夷人，有持錦臂鬻於市者，其上織成詩一聯云：『恩袍草色動，仙籍桂香浮』，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。聖製固宜遠播，而仁化所覃，雖夷亦知敬愛。庭臣遠以千金易之，作小屏几硯間，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。」

嘉祐初，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，出守杭州，上特製詩以寵賜之。其首章曰：「地有吳山美，東南第一州。」梅既到杭，欲侈上之賜，遂建堂山上，名曰「有美」，歐陽修為記以述之，亦人臣之榮遇也。

光堯壽聖太上皇帝，當內修外攘之際，尤以文德服遠，至於宸章睿藻，日星昭垂者非一。至紹興二十八年，將郊祀，有司乙太常樂章篇序失次，文義弗協，請遵真宗、仁宗朝故事，親製祭享樂章，詔從之。自《郊丘》、《宗廟》、《原廟》等，共十有四章，肆筆而成，睿思雅正，宸文典贍，所謂「大哉王言」也。至於一時閒適遇景而作，則有《漁父辭》十五章，又清新簡遠，備《騷》、《雅》之體。其辭有曰：「薄晚煙林淡翠微，江邊秋月已明輝。縱遠棹，適天機，水底閑雲片段飛。」又曰：「青草開時已過船，錦鱗躍處浪痕圓。竹葉酒，柳花氈，有意沙鷗伴我眠。」又曰：「水涵微雨湛虛明，小笠輕蓑未要晴。明鑒裏，縠紋生，白鷺飛來空外聲。辭多不能盡載。」觀此數篇，雖古之騷人詞客，老於江湖，擅名一時者，不能跂及。其中又一章曰：「春入朝陽花氣多，春歸時節又清和。沖曉霧，弄滄波，載與俱歸又若何？」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，關治體也。

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，宸文聖作，渙然超卓。方居王邸時，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，經由京口，題詩金山曰：「屹然山立枕中流，殫壓東南二百州。狂虜來臨須破膽，何勞平地戰貔貅。」辭壯而旨深，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。

今上皇帝躬受內禪，踐阼以來，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，每形於詩辭。如《新秋雨過述懷》有曰：「平生雄武心，鏡硃顏在。豈惜常憂勤，規模須廣大。」如《春晴有感》曰：「春風歸草木，曉日麗山河。物滯欣逢泰，時豐自此多。神州應未遠，當繼沛中歌。」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。如《幸秘閣宴群臣賜詩》曰：「稽古右文慚菲德，禮賢下士法前王。欲臻至治觀熙洽，更罄嘉猷為贊襄。」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：「誰歌元首明，自得股肱喜。」又曰：「虛心欲受人，忠言資逆耳。朕瘠天下肥，至樂無易此。」觀此則任賢聽諫，虛己愛民之心切矣。至如《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》有曰：「孰云人力非自然，千岩萬壑藏雲煙。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，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。一堂虛敞臨佳沼，密蔭交加森翠葆。山頭草木四時芳，閱盡歲寒長不老。」又曰：「日長雅趣超塵俗，散步逍遙快心目。山光水色無盡時，都將挹向杯中醁。」觀此，則篤於奉親，盡天下之養者，無不至矣。如《春賦》曰：「浹土膏之流潤，將勸功於九農。碧草萋其帶露，遊絲飄其曳空。丹綠兮眾芳，迢遙兮春風。春風兮歸來，信吹萬之不同。」又曰：「碧實朱英，稼苞豔葩。榮於春者冬必悴，蘗于夏者秋必花。擢喬松於歲寒，出奇卉於天涯。知深仁之被物，曾何間四時與幽遐。吾將觀登臺之熙熙，包八荒而為家。穆然若東風之振槁，漬然若膏雨之萌芽。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，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。」觀此，則所以贊天地化育，一視而同仁者深矣，真帝王之用心也。

當今皇太子，夙稟岐嶷之資，篤日就月將之道。方其處恭邸，在三王中，閱經史習藝業為最多，每為詩篇，辭語高妙。巖肖時備員講讀官，每講退，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。今育德春宮之久，諒製作深造灝靈之體，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。竊睹《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》詩有曰：「中興日月異，王氣山河在。萬物飾昭回，稽首王言大。」其辭如是，其旨宏遠矣。

漢高帝《大風歌》，不事華藻，而氣概遠大，真英主也。至武帝《秋風辭》，言固雄偉，而終有感慨之語，故其末年，幾至於變。魏武魏文父子，橫槊賦詩，雖遒壯抑揚，而乏帝王之度。六朝以後人主，言非不工，而纖麗不逞，無足言也。

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，又以文德致太平，於篇詠尤其所好。如曰：「昔乘匹馬去，今

驅萬乘來。」辭氣壯偉，固人所膾炙。又嘗觀其《過舊宅》詩曰：「新豐停翠輦，譙邑駐鳴笳。一朝辭此去，四海遂成家。」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。

唐宣宗微時，以武宗忌之，遁跡為僧。一日遊方，遇黃檗禪師同行，因觀瀑布。黃檗曰：「我詠此得一聯，而下韻不接。」宣宗曰：「當為續成之。」黃檗云：「千岩萬壑不辭勞，遠看方知出處高。」宣宗續云：「溪澗豈能留得信，終歸大海作波濤。」其後宣宗竟踐位，志先見於此詩矣。然自宣宗以後，接懿、僖之時，宇內遂不靖，則作波濤之語，豈非讖耶？

岐陽《石鼓文》，前世未傳，至唐始盛稱。而韋應物、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。應物歌其略曰：「周人大獵兮岐之陽，刻石表功兮煒煌煌。石如鼓形數止十，風雨缺訛苔蘚沮。端逶迤兮相糾錯，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。」退之歌其略曰：「周綱陵遲四海沸，宣王憤起揮天戈。大開明堂受朝賀，諸侯劍佩鳴相磨。蒐于岐陽騁雄俊，萬里禽獸皆遮羅。飧功勒成告萬世，鑿石作鼓隳嵯峨。」以應物之歌考之，直以為宣五之鼓也。歐陽永叔《集古錄》，疑其唐以前不傳，又疑漢魏以後，凡碑大書深刻者，多已磨滅，而此又遠數百年，文細刻淺，豈得尚存。然以余論之，古物埋沒，不見於世者多矣，陵谷遷變，此鼓或埋於土中，或淪於水濱，或隱蔽於幽僻之地，至唐始見於世。物雖古，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，模打者亦未多，故缺訛尚寡，河知也。而歐公又云：「退之好古不妄，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，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玩他石刻哉？」

杜少陵子美詩，多記當時事，皆有據依，古號「詩史」。頃見蔡絛《西清詩話》云：唐史載王珪母盧氏，嘗謂其子：「汝必貴，但未見汝與遊者。」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，母曰：「汝貴無疑。」及質之少陵《送重表侄王砅》詩曰：「我之曾老姑，爾之高祖母。」則珪母杜氏，非盧氏也。又曰：爾祖未顯時，歸為尚書婦。隋朝大業末，房杜俱交友。長者來在門，荒年自糊口。家貧無供給，客位但箕帚。俄頃羞頗珍，寂寥人散後。入怪鬢髮空，籲嗟為之久。自陳翦髻鬟，鬻市充杯酒。上云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虯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。及乎貞觀初，尚書踐台斗。夫人常肩輿，上殿稱萬壽。六宮師柔順，法則化妃后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垂不朽。其詩詳諦如此，而史謬誤之甚，今以余考之云。然其詩曰：「爾祖未顯時，歸為尚書婦。」又曰：「及乎貞觀初，尚書踐台半。」尚書者，蓋指珪也，為尚書婦者，乃為珪妻也。然則少陵所稱杜氏，實珪之妻，而史所稱乃珪之母也。兩事自不同。想以其詩中有翦髻鬟充杯酒事，與陶侃母同，故亦以為珪母也。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，珪母

乃李氏，亦非盧氏也。然則《西清詩話》非獨不詳考事實，又並姓氏亦誤也。嗚呼，以珪之賢，上稟訓於賢母，下得助於賢妻，宜其為一代宗臣也。

少陵詩非特記事，至於都邑所出，土地所生，物之有無貴賤，亦時見於吟詠。如云：「急須相就飲一斗，恰有青銅三百錢。」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。

建炎己酉歲，車駕駐蹕建康，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，僕亦以事至彼，與之同邸。申仲以能詩自負，嘗作詩話甚詳。余偶用其剪紙刀，渠頗靳之，且曰：「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，他處不及也。」余戲之曰：「仙鄉剪刀雖佳，然不及太原者也。」錢曰：「太原唯出銅器，未聞出剪刀也。」余曰：「君深於詩，而不知此耶？子美詩云：『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吳淞半江水。』吾豈妄言哉？」錢大笑，因而定交。

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。觀《六一詩話》載：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，多脫誤，其《送蔡都尉》詩云「身輕一鳥」，其下脫一字。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，或云「疾」，或云「落」，或云「起」，或云「下」。其後得善本，乃「身輕一鳥過」。陳嘆服，以為雖一字，諸君不能到也。又曰：「唐之晚年，無復李杜豪放之格，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。」又《集古目錄》曰：「秦《嶧山碑》非真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。」杜有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，云「嶧山之碑野火焚，棗木傳刻肥失真」故也。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，又稱其格之豪放，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，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？後人之言，未可信也。

江南五月梅熟時，霖雨連旬，謂之黃梅雨。然少陵曰：「南京犀浦道，四月熟黃梅。湛湛長江去，冥冥細雨來。」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，則蜀中梅雨，乃在四月也。及讀柳子厚詩曰：「梅實迎時雨，蒼茫值晚春。愁深楚猿夜，夢斷越雞晨。海霧連南極，江雲暗北津。素衣今盡化，非為帝京塵。」此子厚在嶺外詩，則南越梅雨，又在春末。是知梅雨時候，所至早晚不同。

杜子美《遊龍門奉先寺》詩曰：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」此寺在洛陽之龍門。按韋述《東都記》，龍門號雙闕，以與大內對，屹若天闕然。此詩天闕指龍門也。後人為其屬對不切，改為天關，王介甫改為天閬，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窺，引《莊子》「用管窺天」為證。以余觀之，皆臆說也。且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」，乃此寺中即事耳。以彼天闕之高，則勢逼象緯，以我雲臥之幽，則冷侵衣裳，語自混成，何必屑屑較瑣研討會失大體哉？

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：「少陵《今夕行》，措措意不苟，其語云「今夕何夕歲雲徂」，則言歲除夜也；「更長燭明不可孤」，則方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，當有以自遣也；「咸陽客舍一事無」，則言旅中少況，且無干也；「相與博塞為歡娛」，則言為此猶賢乎已也。蓋謂窮冬佳節，旅中永夕無事，方可為此自遣耳，他時不可也。」則正民觀少陵詩，亦不苟矣。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，沈晦元同榜登科，其人簡率，而議論有直氣，為廣德軍教授，舍山縣令而卒，惜哉！

白樂天有《新製綾襖》詩曰：「水波文襖造新成，綾軟綿勻溫復輕。百姓多寒無可救，一身獨暖亦何情。」卒章曰：「爭得大裘長萬丈，與君都蓋洛陽城。」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。又觀《新製布裘》詩曰：「桂布白似雪，吳綿軟於云。布重綿且厚，為裘有餘溫。誰知嚴冬月，支體暖如春。中夕忽有念，撫裘起逡巡。丈夫貴兼濟，豈獨善一身。安得萬里裘，蓋裹周四垠？穩暖皆如我，天下無寒人！」後詩正與杜子美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曰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」同。觀樂天前詩，則與楚人亡弓、楚人得之相類，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，可與人亡弓、人得之其意同也。

東坡先生學術文章，忠言直節，不特士大夫所欽仰，而累朝聖主，寵遇皆厚。仁宗朝登進士科，復應制科，擢居異等。英宗朝，自鳳翔簽判滿任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。宰相限以近例，且召試秘閣，上曰：「未知其能否，故試之。如軾豈不能耶？」宰相猶難之，及試，又入優等，遂直史館。禮宗朝，以義變更科舉法，上得其議，喜之，遂欲進用，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，補外。王黨李定之徒，媒糵浸潤不止，遂坐詩文有譏諷，赴詔獄，欲置之死，賴上獨庇之，得出，止置齊安。方其坐獄時，宰相有譖於上曰：「軾有不臣意。」上改容曰：「軾雖有罪，不應至此。」時相舉軾《檜》詩云：「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唯有蟄龍知。陛下飛龍在天，軾以為不知己，而求地下蟄龍，非不臣而何？」上曰：「詩人之詞，安可如此論？彼自詠檜，何預朕事。」時相語塞。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，因曰：「詩人之詞，安可如此論？彼自詠檜，何預朕事。」時相語塞。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，因曰：「軾方古人孰比？」近臣曰：「唐李白文才頗同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白有軾之才，無軾之學。」上累有意復用，而言者力沮之。上一日特出手劄曰：「蘇軾默居思咎，閱歲滋深，人才實難，不忍終棄。」因量移臨汝。哲宗朝起知登州，召為南宮舍人，不數月，遷西掖，遂登翰苑。紹聖以後，熙、豐諸臣當國，元祐諸臣例遷謫。崇觀間，蔡京、蔡卞等用事，拘以黨籍，禁其文辭墨蹟而毀之。政和間，忽弛其禁，求軾墨蹟甚銳，人莫知其由。或傳：微宗皇帝寶籙宮醮筵，常親臨之。一日啟醮，

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，久之方起，上詰其故，答曰：「適至上帝所，值奎宿奏事，良久方畢，始能達其章故也。」上歎訝之，問曰：「奎宿何神為之，所奏何事？」對曰：「所奏不可得知，然為此宿者，乃本朝之臣蘇軾也。」上大驚，不惟弛其禁，且欲玩其文辭墨蹟。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。光堯太上皇帝朝，盡復軾官職，擢其孫符，自小官至尚書。今上皇帝尤愛其文。梁丞相叔子，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，一日，內中宿直召對，上因論文，問曰：「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，卿見之否？」梁奏曰：「臣未之見。」上曰：「朕有之。」命內侍取以示之。至乾道末，上遂為軾御製文集敘贊，命有司與集同刊之，因贈太師，謚文忠，又賜其曾孫嶠出身，擢為臺諫侍從。嗚呼！昔揚雄之文，當時人忽之，且欲覆醬瓿，雄亦自謂「後世復有揚子雲，當好之。」今東坡詩文，乃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。使忌能之臣。譖言不入，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，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，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，身後恩寵異常。此誠堯、舜之君，樂取諸人以為善，而軾遂被此光榮，不其偉哉！

姑蘇楓橋寺，唐張繼留詩曰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六一居士《詩話》謂：「句則佳矣，奈半夜非鳴鐘時。」然余昔官姑蘇，每三鼓盡四鼓初，即諸寺鐘皆鳴，想自唐時已然也。後觀于鵠詩云：「定知別後家中伴，遙聽維山半夜鐘。」白樂天云：「新秋松影下，半夜鐘聲後。」溫庭筠云：「悠然旅榜頻回首，無復松窗半夜鐘。」則前人言之，不獨張繼也。又皇甫冉《秋夜宿嚴維宅》云：「昔聞開元寺，門向會稽峰。君住東湖下，清風繼舊蹤。秋深臨水月，夜半隔山鐘。」陳羽《梓州與溫商夜別》亦曰：「隔水悠悠午夜鐘。」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？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？〈明張睿父《琅邪代醉編》引《庚溪詩話》，而又云：「余考齊丘仲孚，少好學，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。唐詩：促漏遙鐘動靜聞。則夜半鐘豈獨寒山寺哉。」〉

卷下

東坡謫居齊安時，以文筆遊戲三昧。齊安樂籍中李宜者，色藝不下他妓。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，宜以語訥，不能有所請，人皆咎之。坡將移臨汝，於飲餞處，宜哀鳴力請。坡半酣，笑謂之曰：「東坡居士文名久，何事無言及李宜？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吟詩。」案：宋周昭禮《清波雜志》亦載是事，而與此少異，今附記於此：東坡在黃岡，每用官妓侑觴，群姬持紙乞歌詩，不違其意而予之。有李琦者，獨未蒙賜。一日有請，坡乘醉書：「東坡五載黃州住，何事無言贈李琦？」後句未續，移時乃以「卻似城南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吟詩」足之，獎飾乃出諸人右。其人自此聲價增重，殆類子美詩

中黃四娘。

《王直方詩話》載：周知微明老作《雙頭白蓮圖》及《寒食》詩頗奇。余靖康間在京師，寓景德寺，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，皆妙。其《詠浮萍》詩曰：「小靨浮青水拍堤，堤邊草色更相宜。一番穀雨晚晴後，萬點楊花春盡時。解與曲池籠寶鑒，不教新月妒蛾眉。怪來別岸波光闊，知是漁郎艇子移。」又作《邊帥上元遊宴口號》一聯曰：「後車鶯燕春聲早，前騎熊羆夜氣遒。」又《詠雁》曰：「暮天斜去空成子，遠地頻來不寄書。」此皆佳句也，餘詩不復可記。然其人不遇而沒，他詩文想有可取者，亦不多見，惜哉！

蔡元長京既貴，享用侈靡，喜食鶉，每預蓄養之，烹殺過當。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，其一鶉居前致辭曰：食君廩中粟，作君羹中肉。一羹數百命，下箸猶未足。羹肉何足論，生死猶轉轂。勸君宜勿食，禍福相倚伏。觀此，亦可為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。

蔡天任載，乃天啟之弟也，頗亦工詩，晚年筆力窺陶謝之藩籬。無錫錢申仲紳，退居漆塘，有園亭之勝，一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、葛勝仲、汪彥章、孫仲益諸人，皆為之賦詩，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。《雲亭》雲亭上恐脫「白」字或「遠」字。詩曰：「白云何時來，英英冠山椒。西風莫吹去，使我心搖搖。」《通惠泉》詩曰：「水行天地間，萬派同一指。胡為穿石來，要洗巢由耳。」《芳美亭》詩曰：「高人不惜地，自種無邊春。莫隨流水去，卻汙世間塵。」《遂初亭》詩曰：「著亭傍林泉，偶與初心期。佳處時自領，未應魚鳥知。」諸公服其韻勝也。

鄭毅夫獬詩云：「夜來過嶺忽聞雨，今日滿溪俱是花。」語意清絕。頃在澄江，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：「坐見茅齋一葉秋，小山叢桂鳥聲幽。不知疊嶂夜來雨，清曉石楠花亂流。」其下注云：「司馬才叔作。」近閱曾端伯改過所編詩選，乃載於何正平詩中，未知孰是。然能狀霽後景物，語不凡也。

梅和勝執禮，宣和初為給事中，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，改禮部侍郎，遂黜守蘄，復落職，責守滁。王黼罷相，復職知鎮江。靖康初，以翰林學士召，其謝表有曰：「喜照壁間而見蠍，乍離楓下而聞鐘。」蓋「照壁喜見蠍」，此韓退之詩句也。「離楓下聞鐘」事偶不記。後數年，因閱劉禹錫《自武陵例召趣京》詩曰：「雲雨湘江起臥龍，武陵樵客躡仙蹤。十年楚水楓林下，今日乍聞長樂鐘。」蓋用禹錫詩語也。

和勝，浦江人，方未冠時，家極貧，而親老無以為養，大雪中，以詩謁邑宰云：「有令可幹難閉戶，無人堪訪懶移舟。」邑令延之，令訓其子弟。方應舉未捷，有詩自遣云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吾亦何為不豫哉！」後蔡薿榜登科，終於戶部尚書，死于靖康之難。

蔡攸既與王黼、童貫興燕山之役，攸父京以詩寄攸曰：「老懶身心不自由，封書寄與淚橫流。百年信誓當深念，三伏征塗合少休。目送旌旗如昨夢，心存關塞起深愁。緇衣堂下清風滿，早早歸來醉一甌。」徽廟聞之，命鄧珙索之，京即錄以進呈。上讀之，徐曰：「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。」蓋時白溝報不捷，故有是語。觀京此語，亦深知是役之非也，何不早納忠於吾君，而力止其子行，及此始以詩諷，何太晚也。

毗陵薦福寺紅梅閣，士大夫多留題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，其略曰：「春風如醇酒，著物物不知。居然此枝後，迨此白日遲。春風日浩蕩，醉色回冰肌。所恨培雪根，向來歲寒枝。差池弄芳晚，坐令顏色移。顏色固嫵媚，清香無故時。」意新妙，又存規戒，不敬作也。

葉少蘊夢得《石林詩話》，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《題漢高帝廟》云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杯，語皆歇後，如三尺律、三尺喙皆可，何獨劍乎？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，射鼠何勞挽六鈞，亦與此同病。」然余按《漢高帝紀》曰「吾以布衣，提三尺取天下」，又《韓安國傳》「高帝曰：提三尺取天下者，朕也」，皆無「劍」字，唯注曰：「三尺謂劍也。」出處既如此，則詩家用其本語，何為不可？又曰：「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，如水底笙簧蛙兩部，山中奴婢橘千頭，已遣亂蛙成兩部，更邀明月作三人，則兩部不知為何物。」今按《孔珪傳》：「珪不樂世務，門庭草萊不翦，中有蛙鳴。或問之，珪笑曰：我以此當兩部鼓吹。」然則嘗觀此傳者，亦豈不知兩部為何物哉？若謂出處僻，人少有知者，則何待人之淺也！

晉宋間，沃州山帛道猷詩曰：「連峰數千里，修林帶平津。茅茨隱不見，雞鳴知有人。」後秦少游詩云：「菰蒲深處疑無地，忽有人家笑語聲。」僧道潛號參寥，有云：「隔林仿佛聞機杼，知有人家在翠微。」其源乃出於道猷，而更加鍛煉，亦可謂善奪胎者也。

詩詞中多用「南雲」，晏元獻公《寄遠》詩曰：「一紙短書無寄處，數行征雁入南云。」紹興庚午歲，余為臨安秋賦考試官，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：「雁過南雲，行人回淚眼。」因問曰：「南雲其義安在？」余答曰：「嘗見江總詩云：心逐南雲去，身隨北雁來。故園籬下菊，今日幾花開？恐出於此耳。」昔人臨岐執別，回首引望，戀戀不忍

遽去，而形於詩者，如王摩詰云：「車徒望不見，時見起行塵。」歐陽詹云：「高城已不見，況復城中人？」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：「登高回首坡隴隔，時見烏帽出復沒。」或記行人已遠，而故人不復可見，語雖不同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。

昌黎韓退之《和裴晉公》詩云：「秋台風日迥，正好看前山。」後東坡《和陶》詩云：「前山正可數，後騎且莫驅。」此語雖不同，而寄情物外，夷曠優遊之意則同也。

王摩詰《漢江臨泛》詩曰：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。」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：「平山欄檻倚晴空，山色有無中。」豈用摩詰語耶？然詩人意所到，而語偶相同者，亦多矣。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曰：「記取醉翁語，山色有無中。」則專以為六一語也。

武陵桃源，秦人避世於此，至東晉始聞於人間。陶淵明作記，且為之詩，詳矣。其後作者相繼，如王摩詰、韓退之、劉禹錫，本朝王介甫，皆有歌詩，爭出新意，各相雄長。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，思深語妙，又得諸人所未道者。其詩曰：「祖龍門外神傳璧，方士猶言仙可得。東行欲與羨門親，咫尺蓬萊滄海隔。那知平地有青春，只屬尋常避世人。關中日月空萬古，花下山川長一身。中原別後無消息，聞說胡塵因感昔。誰教晉鼎判東西，卻愧秦城限南北。人間萬事愈堪憐，此地當時亦偶然。何事區區漢天子，種桃辛苦望長年。」

吳門蠡口瀕太湖，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。鄭毅夫獬有詩曰：「千重越甲夜成圍，戰罷君王醉不知。若論破吳功第一，黃金只合鑄西施。」嚴子陵釣台，屹立於桐江之濱，往來題詠者極多。前賢所作，人皆膾炙久矣，不可盡載。頃見一絕，不知名氏，云：「范蠡忘名載西子，介推逃跡累山樊。先生政爾無多事，聊把漁竿坐水村。」又見閩人陳致一貫道題一絕云：「足加帝腹似癡頑，詎肯折腰求好官？明主莫將臣子待，故人只作友朋看。」又皆自出新意也。

魏野仲先在章聖朝，隱居陝府東郊，召之不至。王文正公旦、寇忠愍公準皆與之相好，其詩句傳於人多矣。其《詠吸木鳥》詩云：「千林蠹如盡，一腹餒何妨。」司馬溫公頗稱之。然又有一聯云：「莫因饑不足，翻愛蠹偏多。」其言有規戒矣。至斷句云：「勤勤詠還屬，無損好枝柯。」蓋仁人之言也。世之貪進，因媒糵他人以售己而傷及善類者，聞之亦少愧矣。仲先又有《竹杯珓》詩云：「吉凶終在我，翻覆漫勞君。」尤有所箴也。又《秋夕懷人》詩云：「空看新雁字，不得故人書。」亦為佳句。

潘子賤待制良貴，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，近二十年，所居弊屋數間，略無生事，然自得其樂。平昔無所好，談禪之外，亦喜為詩。巖肖之先君光祿，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，嘗以守禦策獻之朝，而議者沮之。京城失守，督將士與虜戰，遂以身徇國。及歸葬日，公為挽詩曰：「醜虜登城日，中華將士奔。人皆趨北闕，君獨死南門。秘葉無人用，英聲有史存。秋原悲淚落，桂酒與招魂。」巖肖每一讀之，痛貫心膂。時為挽詩者數十人，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。又一日，從容侍公坐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，今唯記其《詠梅》詩一聯云：「九畹蕙蘭為上客，千山桃李盡庸人。」句意清高多類此，其他不能盡記也。

唐儲光羲詩曰：「翰林有客卿，獨負蒼生憂。中夜起躑躅，思欲獻厥謀。君門峻且深，踠足空夷猶。」又陶翰詩曰：「駿馬黃金勒，雕弓白羽箭。射殺左賢王，歸奏未央殿。欲言塞下事，天子不召見。東出咸陽門，哀哀淚如霰。」此二詩，一則文士居近列，懷忠而不獲吐；一則武將任邊瑣，有功而不得伸。觀此，則上之人不可不屬通臣下之情也。

唐明皇初好賢樂士，殊有帝王之志，遂致開元之治。及其晚節，信讒好佞，遽改初志，遂致天寶之亂。初，李適之用為左相，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。適之杜門無以自遣，詠詩曰：「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。為問門前客，今朝誰復來？」林甫益譖之，遂累貶宜春太守。復因御史過宜春，恐之，使仰藥自殺。則明皇之信讒，一至於此。又如薛令之為東宮侍讀，別無吏職，而俸廩甚薄，戲題其壁曰：「朝日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無所有，苜蓿長欄杆。飯澀匙難綰，羹稀箸易寬。只可謀朝夕，何由度歲寒？」上幸東宮見之，索筆續之曰：「啄木觜距長，鳳凰毛心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」令之懼而謝病歸，遂不復用。然尚可諉曰言有觖望也。又如孟浩然，因王維私邀至內直，俄而上至，維匿之。上詢知其實，因曰：「朕聞其人而未見也，何懼而匿？」詔使出，問其近所作詩。浩然再拜，自誦《歲暮歸山》詩曰：「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敝廬。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」上怒曰：「卿不求仕，朕何嘗棄卿，奈何誣我？」遂放還，不復見錄。則明皇之褊而不容，本無人君之量，然則開元之初，亦矯情強勉而為之者也。

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，或以人事喻物，或以物喻人事，如唐許渾《題崔處士幽居》云：「荊樹有花兄弟樂，橘林無實子孫忙。」語亦工矣。及觀柳子厚《過盧少府郊居》云：「蒔藥閒庭延國老，開樽虛室值賢人。」則語尤自在而意勝。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，書至而酒不至，坡答以詩云：「豈意青州六從事，化為烏有一先生。」則上下意相關，而語益奇矣。

宋景文有詩曰：「捫虱須逢英俊主，釣鰲豈在牛蹄灣。」以小物與大為對，而語壯氣勁

可嘉也。而東坡一聯曰：「聞說騎鯨遊汗漫，亦嘗捫虱話悲辛。」則律切而語益奇矣。

前人詠落花，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庠公序、景文公祁詩為工。元憲詩云：「漢皋珮冷臨江失，金谷樓危到地香。」景文詩云：「將飛更作回風舞，已落猶成半面妝。」固佳矣，而余襄公靖安道詩亦工，云：「金谷已空新步障，馬嵬徒見舊香囊。」不減二宋也。而景文公又有五言《殘花》詩一聯云：「香歸蜜房盡，紅入燕泥乾。」雖不用事，亦自是佳句。

元祐間，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，扈從車駕，赴宣光殿。子開有詩，其略曰：「鼎湖弓劍仙遊遠，渭水衣冠輦路新。」又云：「階除翠色迷宮草，殿閣清陰老禁槐。」詩語亦佳。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，云：「輦路歸來聞好語，共驚堯顙類高辛。」又云：「最後數篇君莫厭，搗壽殘椒桂有餘辛。」按《楚辭》：「昔三後之純粹兮，固眾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。」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，喻賢人也。詩人押險韻，冥搜至此，可謂工矣。而《西清詩話》遂改其句云：「讀罷君詩何所似，搗殘椒桂有餘辛。」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，此何理也？坡為人慷慨疾惡，亦時見於詩，有古人規諷體，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！恐誤後人心術，不得不辯。

六一居士《詩話》載：梅聖俞《賦河豚魚》詩云：「春淵生荻芽，春岸飛楊花。河豚於此時，貴不數魚蝦。」此魚常出於春暮，食柳絮而肥，南人多與荻芽為羹，最美。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。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毗陵，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，毗陵則二月初方食。其後官於秣陵，則三月間方有之，蓋此魚由海而上，近海處先得之，魚至江左，則春已暮矣。江陰毗陵無荻芽，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苤之。然則聖俞所詠，乃江左河豚魚也。聖俞詩多古淡，而此詩特雄贍，故尤為人稱美。如曰：「忿腹若封豕，怒目猶吳蛙。烹魚敬失所，入喉為鏌鋣。」又曰：「退之來潮陽，始憚餐籠蛇。子厚居柳州，而甘食蝦蟆。二物雖可憎，性命無舛差。斯味曾不比，中藏禍無涯。」甚美惡亦稱，此言誠可嘉。真佳作也。

吳中每暑月，則東南風數日，甚者至逾旬而止，吳人名之曰「舶趠風」〈趠：音敕教切〉。云海外舶船，禱於神而得之，乘此風至江浙間也。東坡《吳中》詩曰：「三旬已過黃梅雨，萬里初來舶趠風。」余官吳門，庚竿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，風作，逾旬而止，暑氣頓減。余因作賦以廣之，其略曰：「度華廈而既爽，入窮閭而亦清。無雌雄之或異，信造物之均平。」蓋彌旬而後止，失六月之炎蒸。又曰：「彼蠻檣與海楫，得乘時伺便而至耳。謂區區專意於此曹，則亦豈天壤之至理？蓋欲脫吾民於焦灼，竊意造物其專在

是也。」即其後往來吳中不常，至丙子歲，余罷尚書郎，寓居無錫，至六月晦前三日，此風作，凡七日而止。按坡詩謂梅雨已過，此風初來，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，而余兩見之，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。或曰節氣有早晚也，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風來，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，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，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？

元祐間，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，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記其事。坡敘事既得體，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，大有補於治道。紹聖元符間，黨禁興，遂毀其碑，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。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，正如唐時仆韓退之《平淮西碑》，命段文昌改作。後人有詩曰：「淮西功業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膾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」余於《儲祥宮碑》亦云。後見韓無咎元吉，云是江子我詩。

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，其所得各不同，而俱自有妙處，不必相蹈襲也。至山谷之詩，清新奇峭，頗造前人未嘗道處，自為一家，此其妙也。至古體詩，不拘聲律，間有歇後語，亦清新奇峭之極也。然近時學其詩者，或未得其妙處，每有所作，必使聲韻拗捩，詞語泾，曰「江西格」也。此何為哉？呂居仁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以山谷為祖，宜其規行矩步，必踵其跡。今觀東萊詩，多渾厚平夷，時出雄偉，不見斧鑿痕，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，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。

陳亞少卿有《惜竹》詩曰：「出檻亦不剪，從教長舊業。年年到硃夏，葉葉是清風。」其兼收並蓄，使物各效其用，則此詩深可尚也。余比因洗竹，戲用其韻曰：「直榦解新籜，低枝蔽舊叢。芟繁留嫩綠，引用更添風。」其去冗除繁，留嫩綠使物無所壅蔽，則余詩亦自有味也。

錢塘吳山有美堂，乃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，上賜之詩，有曰：「地有吳山美，東南第一州。」梅以上詩語名堂，士大夫留題甚眾。東坡倅杭，因令筆吏盡錄之，而未著其姓名，默定詩之高下，遂以賈收耘老詩為冠。其詩曰：「自刊宸畫入雲端，神物應須護翠巒。吳越不藏千里色，斗牛常占一天寒。四簷望盡回頭懶，萬象搜來下筆難。誰信靜中疏拙意，略無蹤跡到波瀾。」坡因此與耘老遊從。

王荊公介甫辭相位，退居金陵，日遊鍾重，脫去世故，平生不以勢利為務，當時少有及之者。然其詩曰：「穰侯老擅關中事，長恐諸侯客子來。我亦暮年專一堅，每逢車馬便驚猜。」既以丘壑存心，則外物去來，任之可也，何驚猜之有，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。如陶淵明則不然，曰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」然則

寄心於遠，則雖在人境，而車馬亦不能喧之。心有芥芥，則雖擅一壑，而逢車馬，亦不免驚猜也。

眾禽中，唯鶴標致高逸，其次鷺亦閑野不俗，又皆嘗見於《六經》，如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」，「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」，「振鷺于飛，於彼西雝」。《易》與《詩》取之矣，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，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。如《詠鶴》云：「低頭乍恐丹砂落，曬翅常疑白雪銷。」此白樂天詩。「丹頂西施頰，霜毛四皓須。」此杜牧之詩。此皆格插無遠韻也。至於鮑明遠《鶴賦》云「長唳風宵，寂立霜曉」，劉禹錫云：「徐引竹間步，遠含雲外情」，此乃奇語也。如《詠鷺》云：「拂日疑星落，淩風似雪飛。」此李文饒詩。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近白蓮魚未知。」此雍陶詩。亦格卑無遠韻也。至於杜牧之《晚晴賦》云：「忽八九之紅芰，如婦如女，墮蕊黦顏，似見放棄。白鷺潛來，邈風標之公子，窺此美人兮，如慕悅其容媚。」雖語近於纖豔，然亦善比興者。至於許渾云：「雲漢知心遠，林塘覺思孤。」僧惠崇云：「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島風清。照水千尋迥，棲煙一點明。」此乃奇語也。

韓退之《聯句》云：「遙岑出寸碧，遠目增雙明。」固為佳句。後見謝無逸云：「忽逢隔水一山碧，不覺舉頭雙眼明。」若敷衍退之語，然句意清快，亦自可喜也。

蔡天啟肇嘗從王介甫遊，一日語及盧仝《月蝕》詩，辭語奇嶮。介甫曰：「人少有誦得者。」天啟立誦之，不遺一字。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，適見群鳧數百掠舟而過，介甫戲曰：「子能數之乎？」天啟一閱即得其數。因遣人詢之放畜者，其數不差，可謂機警也。天啟紹聖元符間為中書舍人，坐嘗與元祐諸公遊，遂曹斥不復用。嘗守睦州，到任謝表有曰：城譙闃寂，一葉落而知秋；島嶼縈回。二水合而成字。復有詩曰：「疊嶂巧分丁字水，臘梅遲見二年花。」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。

唐以前僧寺中，或僧有疾病者，未有安養之所。唐末，一山寺有僧臥病久，因自題其戶曰：枕有思鄉淚，門無問疾人。塵埋床下履，風動架頭巾。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，見其題，因詢其詳，惻然憐之，邀歸方庵療治之。其後部使者貴顯，因言於朝，遂令天下寺院置「延壽寮」，專安養病僧也。

江南李泰伯，嘗著書非《孟子》，名曰《常語》。時有一士人，頗滑稽而饕餮，聞有饋李以酒者，欲以計求之，因錄所業詩數篇投之，其首章乃《非孟》詩也。詩曰：焚廩捐階事可嗤，孟軻深信不知非。岳翁方且為天子，女婿如何弟殺之？言雖鄙俚，然頗合李

之意。李喜甚，留飲連日，酒盡方去。他日，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，復著論一篇，名曰《疑孟》，以投之。李讀畢，謂之曰：「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，君至一飲遽盡，旬餘殊索寞也。公之論固佳，然此酒不可復得也。」士人遂觖望逡巡而退，傳者以為笑。

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：「明月斜，秋風冷。今夜故人來不來？教人立盡梧桐影。」皆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。

閩中一士人，姓楊，家貧而事親孝。忽七月七日，一道人自稱姓回，至其家，久之，因取囊中藥，點化一小石為金，贈之曰：「助爾甘旨之費。」楊力辭曰：「不願得此，只欲求一詩為陋室之光。」道人因用硃題於壁間曰：楊君真殼士，孝行動穹壤。上帝憐其勤，七夕遣回往。須臾藥頑石，助子為孝養。子既不我受，吾亦不汝強。風埃難久留，願子志勿爽。行看首鼠記，青雲如返掌。後不知其所終。

靖康間，遊京師天清寺，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：「空餘綠綺琴，懶把新聲寫。不見臨邛人，誰是知音者？」不題名氏，想有感而題之也。

盧贊元襄，宣和末靖康間為吏部侍郎，詩篇極多，向嘗得其數十篇，皆清拔可喜，後因兵火失之。尚記其《贈鼓琴者》曰：「試將鍾子山水意，一洗退之冰炭腸。」恨失其全篇。

紹興初，余之官建康，艤舟溧陽郵亭，見壁間題云：「十年棄微官，歸來事卻掃。扁舟訪安期，要覓如瓜棗。不知膏粱珍，惡食詩自好。田園苦無多，生理但草草。濁酒時一樽，孤斟從醉倒。」然不著名氏，不知何人所作。觀其言淡而旨遠，決非汩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。

昔年過邵伯埭，登平野亭，見梁間題曰：「地勢如披掌，天形似覆盤。三星羅戶牖，北斗掛欄杆。晚色芙蕖靜，秋香桂子寒。更無山礙眼，剩覺水雲寬。」此劉濤《無言》詩。此詩寫盡平野之景物也。

王梵志詩曰：「幸門如鼠穴，也須留一個。若還都塞了，好處卻穿破。」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為寄也。

何晉之大圭，廣德人。早年有俊聲，宣政間為館職。但其人拓弛不羈，不能自重，仕官

晚亦不偶。其詠殊有可喜者。嘗記其一詩曰：「茅屋松窗小隱家，茶煙漠漠水斜斜。簷間乳燕未成語，庭下石榴爭放花。賴有詩書銷白日，倦隨車馬走黃沙。林泉舊約好徑去，風雨滿江垂釣車。」又嘗記其一聯云：「蜂垂倒世界，蚊聚小雷霆。」又嘗為姓韓貴人作樂語，乃以「唐吏部」「漢將軍」為對，亦有巧思。

昔過陽羨，艤舟溪寺，臨溪一亭，壁間題曰：「碧雲亭上碧雲飛，竟日回環面翠微。梅萼破香知臘盡，柳梢含綠認春歸。風前古澗琴三疊，雪後群峰玉一圍。遙想上人清太甚，水精宮裏說禪機。」碧雲亭未知在何地，詩亦未知何人作，見其詞意清絕，因筆之。

濠梁許伯揚庭，為《柳》詞五章，寄意於古，而詞語清新。其一曰：「不見昭陽宮內柳，黃金齊撚輕柔。東君昨夜到皇州，玉階金井，無處不風流。悵望翠華春欲暮，六宮都鎖春愁。暖風吹動繡簾鉤，飛花委地，時轉玉香球。」其二曰：「不見隋河堤上柳，綠陰流水依依。龍舟東下疾於飛，千條萬葉，濃翠染旌旗。記得當年春去也，錦帆不見西歸。故拋輕絮點人衣，如將亡國恨，說與路人知。」其三曰：「不見陶家門外柳，柴扉一徑遙通。閉門終日掩清風，感君高節，綠廕向人濃。籬落蕭疏雞犬靜，日長飛絮濛濛。先生一醉萬緣空，經時高臥，不到翠陰中。」其四曰：「不見都門亭畔柳，春來綠盡長條。柳邊行色馬蕭蕭，一枝折贈，相見又何朝。酒盡曲終人去也，風前亦自無聊。祇應於我恨偏饒，東君特地，付與沈郎腰。」其五曰：「不見灞陵原上柳，往來過盡蹄輪。朝離南楚暮西秦，不成名利，贏得鬢毛新。莫怪枝條憔悴損，一生唯苦征塵。兩三煙樹倚孤村，夕陽影裏，愁殺宦遊人。」以樂府《臨江仙》按之，可歌也。

宣政間，修西京洛陽大內，掘地得一碑，隸書小詞一闋，名《後庭宴》，其詞曰：「千里故鄉，十年華屋，亂魂飛過屏山簇。眼重眉褪不勝春，菱花知我銷香玉。雙雙燕子歸來，應解笑人幽獨。斷歌零舞，遺恨清江曲。萬樹綠低迷，一庭紅撲簌。」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，仲南云得之張魏公侄椿處也。

吳興陸蒙老元光，嘗為常之晉陵宰，頗喜作詩。時州幕官有好讒謗同列者，一日同會，飯聞蟬聲，幕官謂陸曰：「君既能詩，可詠此也。」陸辭之，不可，因即席為之，曰：「綠陰深處汝行藏，風露從來是稻粱。莫倚高枝縱繁響，也宜回首顧螳螂。」因以是譏之，其人愧而少戢。

周少隱紫芝，早年嘗學為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。嘗傳劉君《路中遇雪詩》曰：「四野同雲漫不收，停驂一望思悠悠。乍疏還密如人事，易聚難消似客愁。倍費橐金歸酒盞，苦

添風色上征裘。驛亭今夕定無寐，淅瀝寒聲未肯休。」

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，得小雨而未甚應，因作一絕云：「祈雨精誠尚未通，浮雲開闔有無中。潭龍恐我羞歸去，略灑些些表不空。」因寫此詩投潭中，繼即大雨隨足。

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，蜀之普州人，性酷嗜書，喜傳錄。初以禮部郎兼攝秘書少監，後即真凡秘府書籍，傳寫殆遍。如國史之類，又置副本，親自校讎，至杜門絕交。遷兵侍，猶傳寫不已。張持國之綱為副端，言其書癖至曠廢職事，以是罷歸蜀。蜀人關壽卿耆孫為著作佐郎，以詩餞行曰：「公義久不作，世無公是非。祇因翻故紙，不覺蹈危機。東壁夢初斷，西山蕨正肥。十年成底事，贏得載書歸。」

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，永嘉人，頗喜為詩。嘗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，虞頗通性理之學，林以詩送其行曰：「男兒何苦弊群書，學到根原物物無。曾子當年多一唯，顏淵終日只如愚。水流萬折心無競，月落千山影自孤。執手沙頭休話別，與君元不隔江湖。」又嘗為婺守，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：「路轉溪回草木香，有人荷笠山之陽。定知我是金華守，笑道牧民如牧羊。」又云：「羽仗霓旌去不還，空餘菊水落人間。至今山下無枯旱，便是田家九轉丹。」詩語佳而意新也。

嘗見蘭溪范茂安許云：嚴陵一士人，忘其姓名，能詩，好為大言，而間有可取者。如《詠林影》曰：日月明方見，乾坤暗即收。又《詠扇》曰：「大柄如歸手，蚊虻莫浪飛。」言皆類此，不能盡記也。

陳桷待制，紹興中，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，頗好修養之方，且自以為得道。嘗題其所居曰：「神仙多是大羅客，我比大羅超一格。」有簿續其後曰：「行滿三千我四千，功成八百我九百。」

靖康之變，中原為虜竊據，當時文人勝士，陷於彼者不少。紹興庚申、辛酉，河南關陝之地暫復，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：「鼙鼓轟轟聲徹天，中原廬井半蕭然。鶯花不管興亡事，妝點春光似昔年。」又云：「渭平沙淺雁來棲，渭漲沙深雁不歸。江海一身多少事，清風明月我霑衣。」

方靖康之變，燕人有隨虜過相州，因謁韓魏公祠堂，題詩祠中，一聯云：「有客能吟丞相柏，無人敢伐召公棠。」魏公熏德之重，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。

紹興間，陳侍郎相之往使虜，至燕山驛，壁間得一詞云：「書劍憶遊梁，當時事，底處不堪傷。念蘭楫嫩漪，向吳南浦，杏花微雨，窺宋東牆。禁城外，燕隨青步障，絲惹紫遊韁。曲水古今，禁煙前後，綠楊樓閣，芳草池塘。回首斷人腸。流年去如電，雙鬢如霜。欲遣當年遺恨，頻近清觴。聽出塞琵琶，風沙淅瀝，寄書鴻雁，煙月微茫。不似海門潮信，猶到潯陽。」然不著名氏，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。以樂府《風流子》按之，可歌也。

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，而其弟某弟下原本缺一字，今以某字填之。詩亦可喜。見張林甫舉其《夏日晚望》一聯云：「前山猶細雨，高樹已斜陽。」恨不見其全篇。

夢筆驛乃江淹舊居，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，詩云：「一宵短夢驚流俗，千里高名掛里閭。遂使晚生矜此意，癡眠不讀半行書。」

所至驛舍旅邸，留題壁間，亦多有可取者。見李仲南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：「太一峰前是我家，滿床書籍舊生涯。春城戀酒不歸去，老卻碧桃無限花。」又方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：「江南三月已聞蟬，麥熟梅黃繭作綿。料得故園煙雨裏，輕寒猶作勒花天。」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：「騎馬出門三月暮，楊花無奈雪漫天。客情最苦夜難度，宿處先尋無杜鵑。」三詩皆可喜，然皆不著名氏也。

康待制執權，奉祠寓居永嘉。籍妓中有姓山者，頗慧麗，康時命之侑樽俎。一日，妓之父以事繫縣中，當坐罪，倡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。康憫之，戲為一絕云：「昔日緹縈亦如許，盡道生男不如女。河陽滿縣皆春風，忍使梨花偏帶雨。」明日，倡詣縣投狀，乞代父罪，且連此詩於狀前，邑宰一見，遂笑而釋之。